

王荆公年譜考略六

王荊公年譜考略

每部六冊定價大洋伍圓

民國十九年六月

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重訂印行

王文公年譜考略節要附存卷一

年譜推論一卷

補錄
錄外
博證

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

補錄

閔案公集凡數刻。就所見者。一紹興十年桐廬詹大和刻本。黃次山季岑爲之序。一淳熙十五年錢塘錢象山刻本。陸象山爲之序。元時危素將刻公文。徵吳草廬爲序。序傳而其刻未見也。一明嘉靖二十五年象山應雲鸞刻本。臨川章袞汝明爲之序。陳九川爲後序。一嘉靖三十九年德安何中丞刻本。臨海王宗沐爲之序。一萬歷四十年荆公元孫鳳翔荆芴者。又刻於金陵。是爲光啟堂本。豐城李光祚爲之序。今除前已錄其序語。更擇有相發明者。補錄數條於後。近人有王集題跋者。亦補附焉。

明陳九川爲公集後序。中間一段云。宋之中葉。國勢淩弱。民志不振。夷狄交侵。

遼夏爲急。猶人癰疽並發於肩臂。而神力俱疲。咸以其無甚作楚。因謂之安。公既洞見天下之勢。逆知夷狄之禍。而獨憂之。故每啟昭陵。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。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趨過目前爲戒。蓋欲早爲之所也。其相裕陵以更化。蓋將通壅滯。實藏府也。諸賢既罔或齊公之見。怪其作用。而客氣勝心以逞。又復攘臂其間。訐以爲直。不孫爲勇。夫子之所惡也。而世以爲賢。甚至撓人心。挾天變。以要其上。而黨排之。必使公不得究其志。至元祐盡罷新法。而後快。則彼雖幽厲之政。宜可反而中興。復文武之境土矣。乃顧自貽紹聖之戚。因循而致靖康之禍。卒使中國淪陷。一如公所憂者。果誰執其咎。而顧橫加諸公。是尙得爲有是非之心乎。

閱案陳公末言。無是非之心。前言挾客氣勝心。訐以爲直。不孫爲勇。皆切中當日膏肓之病。

明王宗沐序公文集後一段云。宋荆國王文公嘗相神宗。憫日弱之勢。睹積敝之時。方欲變法更制。舉其主於堯舜。觀其措意注手。規局旨趣。三代以來一人而已。然其時每一法出。則天下皆駭而爭。攻擊疏分。曾無虛日。比公不安而去。雖其所嘗薦引者。皆起而攻之。至謂爲邪。而靖康之禍。或歸其郵於公。庸常守成。苟以自度。猶得辭其過於後。而公以堯舜伊周之心。卒用爲罪。其亦宜公之不服乎。又云。公文章根抵六經。而貫澈三才。其體簡勁精潔。自名一家。平生展錯。無出於使還一書。讀之有古人獻畝翻然之志。而後世顧以公相業疑之。然公業所以不就。其失自有在。亦安得而併疑其書也。

閱案中言靖康之禍。庸常守成。苟以自度者。猶得辭其過於後。而公以堯舜伊周之心。卒用爲罪。讀之令人遠慨。

明李光祚序公文集中後一大段云。道有升降。政由俗革。譬之琴瑟不調。必更

張之。宋事大類此也。理財一事。原非國家所諱。周制泉府之官。以推制兼併。濟貧乏。通變天下之財。而周室長久。且新法之行。不加賦而財用足。其所謂農田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。皆一時救敝之法。以宋救宋。妙不在因而革也。青苗之法。雖曰春貸秋償。收息於民。然私自貸價。聖世不免。彼其意以爲與其吞噬於私。而倍蓰其利。孰若輸於官。薄取而且佐國乎。免役之法。凡民出力於官者。皆無出力。而但輸錢。亦以民不能人人自役。不如免役而官爲之雇役。既出錢無可再派。萬一不給。官且復蠲帑矣。安得謂利其雇錢與。古者寓兵於農。彼法曰保甲連十。如大保都保。正副相助。家自爲衛。人自爲擇。亦弭盜之方也。漢嘗括民馬矣。彼法曰保馬。願牧馬者聽。以陝西所市馬給之。或官與其直十戶爲保。十保爲社。日以生息。馬皆在民。而養馬之費。不以煩官。又何有不便也。保甲保馬。我聖祖仿而行之。民相安於無事。至於更定科舉法。尤皇朝

所藉以網羅豪傑。郁郁文盛。其效何彰。明校著哉。此以知諸法所建。縱未必一盡善。亦未必一一皆非也。說者又以靖康之禍。見訶於公。試舉當時諸邊言之。振威奮武。王韶試於熙河。章惇試於湖北。熊本試於瀘夷。郭達試於交趾。皆能各有所得。即歲幣尙以輸遼。女直尙爾未盛。豈能爲禍。自公之法。一切報罷。而蔡京壞亂於前。師成陰賊於後。李彥結怨於西北。朱勔聚怨於東南。王黼童貫。構釁於遼金。諸人召隙。而爲之君者。昏淫於上。宜來靖康之禍。而以爲自公始。亦大冤矣。蓋宋始終爲禍者遼。前此爲英爲仁爲眞。其禍未熾。後此爲哲爲徽爲欽。其禍益烈。當神宗之時。公遑遑欲樹無前之績。思患豫防。偶爲足兵足食之策。計社稷之安危。不恤一身之利害。甯直道而行。不憂讒而畏譏。甯孤立無翼。不曲學以阿世。其心蓋曰。吾行吾法。而終致富強。鞭笞夷狄。如唐擒頡利。可汗故事。則吾願畢。吾道行。堯舜君民之志。庶其酬乎。奈何宋之諸公。見不及

此曾無平心抑氣以推行其法。致使一事之善。今日行而明日罷。一言之起。一
吠形而百吠聲。雖有碩畫訐謨。不勝其阻撓之弊。是則公之不幸。抑亦宋之不
幸也。總而論之。羣議鼎沸。縱未能盡信。要其學貫天人。文超今古。即有善毀者。
不能掩其美也。然則因其事業而並重其文章可也。略其事業而獨重其文章
亦可也。

閱案中言公之所建。縱未必一一盡善。亦未必一一皆非。宋之諸公。曾無平
心抑氣以推行其法。只此數言。足當長沙痛哭矣。餘者雖或前人已言。所謂
一回拈出一回新也。

近人歸安陸存齋觀察心源儀顧堂集有臨川集書後一篇云。三代而下。有經
濟之學。有經術之學。有文章之學。得其一皆可以爲儒。意之所偏喜。力之所偏
注。時之所偏重。甚者互相非笑。蓋學之不明也久矣。自漢至宋。千有餘年。能合

經濟經術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數人。荆國王文公其一焉。三經新義不盡出荆公之筆。周禮無假手焉。言簡意該。深得馬鄭家法。易傳不在三經之列。程子令學者讀之。容齋隨筆記荆公聞野老言。改八月剝棗之說。則其說詩亦非任情者。而東萊讀詩記采其說甚多。朱子於尙書推四家。荆公與焉。且併其能闕疑。禮記注之方氏馬氏。亦荆公授意爲之者。至今不能廢。春秋不立學官。公以其難解而置之。並無斷爛朝報之說。尹和靖語錄辨之詳矣。且宋史志有荆公左氏解二卷。則非不欲立明矣。公又嘗與陳用之解論語。許允成解孟子。今用之書尙存。論者稱其引據詳洽。劉忠肅有言。王氏經訓視諸儒義說。得聖賢之意爲多。見忠肅集呂淨德亦言。先儒之傳註。未必盡是。王氏之解。未非盡非。至字說固多穿鑿。然其妙處足以不朽。山谷嘗言之矣。荆公之經濟。後世詆之不遺餘力。然而陽明之十家牌。則荆公之保甲也。今著爲令。免役之法。當時固已便之。荆

公之治鄞也。嘗言青苗矣。鄞之人尸而祝之。其他諸法。雖或近於聚斂。然推其心。主於抑豪強振貧弱而已。蓋有治人無治法。古今之通病。治得其人。鄞之政如此。治不得其人。雖以周公制法。而周亦亡。於荆公何尤。且夫法不能無敝。敝則必變。夏尙忠。商尙質。周尙文。變之至也。秦漢而下。承謬襲陋。其敝已極。荆公出而思復三代之盛。不可謂非豪傑之士。惜乎其昧於知人也。論者並其經濟而沒之。苛矣。至於荆公之文章。歐陽司馬固已推之。訖今無異議焉。宋史之爲公傳也。多羅織之辭。然合全史觀之。荆公之本末。灼然不可沒。世之人徒拾明人續綱目之議論。痛詆荆公。是烏可哉。

閱案此篇爲荆公洗滌誣妄。平允詳明。度陸君未必見蔡氏年譜考略。此心

此理。先後同符。特難爲成見錮中者道耳。

後幅節去原文二百六十一字

外錄者與本書事實無涉。然可互文見意者也。孟子曰：「知其人論其世。」此蓋見其世之如此，則其人之功罪如何。自於言外見之，謂之曰外。別乎內之辭也。

宋李燾仁父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第六十九卷載呂本中雜記：「正叔嘗謂新法之行，正緣吾黨攻之太力，遂至各成黨與，牢不可破。且如青苗一事，放過何害？伯淳作諫官，論新法，上令至中書議。伯淳見介甫，與之剖析道理，氣色甚和。且曰：『天下自有順人心底道理。』參政何必須如此做？介甫連聲謝。伯淳曰：『此則極感賢誠意。此時介甫亦無固執之意矣。』却緣次日張天祺至中書力爭之，介甫不堪，自此彼此遂分。」

閔案玩正叔言青苗一事，放過何害？則知諸公苦與介甫爲難者，是非忠於謀國，乃純任氣質，訐以爲直，不孫爲勇也。夫介甫誠亦未免氣質之偏，然何

可見一面不看兩面乎。二程之言，蓋能看兩面者，所以爲大賢也。此書第九十四卷有彭汝礪奏百單一卷，有黃履奏百單八卷，有范純仁之言，又有蘇軾之奏，張行之奏，以皆前引於司馬公論後，今不複出。

又一百二十九卷云：建中靖國元年八月，三省進呈左司諫陳瓘所陳日錄，及

國用須知。上顧曾布曰：如此報恩也耶。

布嘗薦瓘故云

布曰：本不欲喋喋，然理有當陳

者，不敢已。臣紹聖初在史院，不及兩月，以元祐所修實錄，凡司馬光日記雜錄，或得之傳聞，或得之賓客所記之事，鮮不徧載。而王安石有日錄，皆當日君臣對面反復之語，乞取付史院，照對徧修。此乃至公之論。其後紹聖重修實錄，數年乃成書。臣蓋未嘗見。當日修書，乃章惇、蔡京今日提舉史院，乃韓忠彥，而瓘以爲臣尊私史，壓宗廟，不審何謂也。神宗理財，雖累歲用兵，而所至府庫充積。元祐非理耗散，又有出無入，故倉庫爲之一空，乃以爲臣壞三十年根本之計。

恐未公也。

閱案司馬公日記雜錄。多得自傳聞。失實甚多。此非曾子宣私言。考校事實。人人可覆覈也。以王介甫目錄爲私史。則司馬公日記雜錄。又可謂官書乎。合二者照對。存是去非。斯爲公論。扶一倒一。皆偏論也。至云神宗理財。府庫充實。元祐非理耗散。有出無入。倉庫爲之一空。殆是確論。何也。諸公憤於前事。一意沽名。寬征薄歛。而歲入絀矣。

李仁父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云。安石初是說文。覃思頗有所悟。故其解經。合處亦不爲少。獨恨求之太鑿。所失甚多。

閱案荆公初擬說文解字。根本亦正。解經未嘗無合處。忌者一概抹撥。獨舉一二不善者爲口實。可爲悼歎。今其門人周禮解爾雅註。間用字說。何嘗大謬。

宋山陰陸農師佃陶山集卷十一。有神宗實錄叙論曰。上聰明睿廣。臨政英果。而將之以慈仁。敬事兩宮。篤於誠孝。遇諸王宗室甚友愛。慈聖先獻太皇太后上賓。宮中自行三年之制。後歲時酌獻別廟。每至繼仁殿。即感哭流涕。哀動羣臣。雍王顥。曹王顒。請居外第。章數十上。弗許。至太后爲言之。猶累年而後可。加以聖學高遠。深知道德之意。每論經史。多先儒所不到。雖兵書律令。無不貫達。至於舟車宮室器械之制。亦極其妙。百官賜見。顧問各以其職。常出人意表。多不能酬對。然上恐其失次。輒顧而言他。終不面窮之也。熙甯之初。銳意求治。與王安石議政意合。卽倚以爲輔。一切屈己聽之。更立法度。拔用人才。而耆舊多不同。於是人言沸騰。中外皆疑。雖安石不能自保。亦乞罷政事。然上獨用之。確然不移。安石性剛。論事上前。有所爭辯時。辭色皆厲。上輒改容。爲之欣納。蓋自三代而後。君相相知。義兼師友。言聽計從。了無形迹。未有若茲之盛也。及安石

罷相。上攬綱柄。而自爲之。益加勵精。因任臺省。賞罰有序。旁延俊茂。與之立功。而政治文學法理之臣。各以其彙進。得盡所長。雖拳勇之士。亦皆作使。士有獻書闕下。往往朝奏暮召。拔之常流之中。而獎用之。雙日一御講筵。雖風雨不易。禁中觀書。每至夜分。遇休假。猶間御便殿訪政事。日昃或不遑暇食。至兩宮遣人趣之。侍臣有以爲言者。上曰。朕享天下之奉。非喜勞惡逸。誠欲以此勤報之也。在位雖久。未嘗御賞花釣魚之會。其幸西池。與民同樂。亦纔一二至爾。是以羣臣悚惕。奔走赴功。百度齊而萬事理。勸農桑。興學校。講禮文。議音樂。修令式。定厯象。正官名。申軍政。下至道家齊祭科儀。亦皆有法度。一日執政事已。語及淤田之利。上曰。源深流長。皆山川膏腴。汎浮滲漑。灌漑民田。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。朕遣中使往取淤田之土。自嘗之。極爲細潤。輔臣參聽德音。皆以爲上之愛民。博求物理。精意如此。雖炎帝之嘗百草。禹之辨庶土。唐文皇之吞蝗。殆無

以過也。交人犯塞，命將討伐。既克廣源州，知桂州趙高以爲歲用戍兵三千，十死五六，何以守禦？上曰：「朝廷比以乾德犯順，焚劫三州，故興師討罪。郭逵不能翦滅，垂成而還。今廣源瘴癘之地，我得之未爲利，彼失之未爲害。一夫不獲，朕尙憫之，况十死五六耶？」河北緣邊安撫司嘗言邊民王習於北界市到馬，尋牒送順義軍訖。上曰：「時聞北界知賣馬人名氏，皆寘極典，全家遠配，茲亦可惻。自今如北界無移文根究，卽差人夜放界首，其獲到人，毋令通析賣馬人名氏及所居處，免令屠戮蕃民。若高麗于闐諸國，皆務以德懷之，梯航而至，無虛歲。平居亦間言兵，然非羣臣所能望也。每邊奏至，處畫常中機會，號令諸將多下手札，詞協事稱，皆粲然可觀。故平瀘戎，闢洮隴，南征交趾，西討靈夏，威聲所加，震疊海外，常惋憤敵人倔強，久割據燕，慨然有恢復之志。聚金帛內帑，自製四言詩一章曰：『五季失圖，獫狁孔熾。藝祖造邦，思有懲艾。積帛內帑，幾以募士。曾孫

承之。敢忘厥志。每庫以詩一字目之。既而儲積如丘山。屋盡溢。不能容。又別命置庫增廣之。賦詩二十字。分揭其上。曰。每虔夕惕心。妄意遵遺業。顧予不武姿。何日成戎捷。其規模宏遠如此。迨元豐間。年穀屢登。積粟塞上。蓋數千萬石。而四方常平之錢。不可勝計。餘財羨澤。至今蒙利。嘗語侍臣曰。善爲師者。無智名。無勇功。自周以還。惟漢高祖爲近之。若魏武可謂有智名。若項籍可謂有勇功。然皆不能一天下。竊觀聖謨博大。豈嘗須臾少忘藝祖之志哉。嗟呼。天不少延。不及宣究駿功偉業。以竟一代之能事。然在位十有九載。積精會神。興爲建立。所以作人經世之略。亦足以度越漢唐。追迹三代矣。况復謙冲退託。去華務實。終辭尊號弗受。抑盛德之舉也。然則廟號稱神。姑洵天人之意爾。

閱案農師此篇。發揮神宗政事。甚暢。甚切實。其言府庫充積。與上通鑑長編載曾布對上之言略合。足見神宗之有爲。而諸公黨同伐異。舉十九年政事。